

对一场雨的告白

文/郭建光

天阴欲雨，一下子将我拉回到大平原上当初的那个下午，风暴在天空肆无忌惮，大风夹杂着大雨，噼里啪啦打在沉闷的午后，打破原本纹丝不动的寂静的院落，打在土坯墙上盛开的仙人掌上，打在院落里低矮的麦秸垛上。

硕大的土蜂窝瞬间在枝丫间摇荡，螳螂挥舞着大钳，紧紧抓住摇摆的树叶。土蜂扑扇着双翅，扇起花蕾上的花蕊，好一场纷纷扬扬的花粉雨铺天盖地朝着螳螂而来。

大雨滂沱，院落里落雨成河，狂风刮得大树左摇右摆，不小心将瓦房上酥脆的水泥瓦刮下，接着是屋内小雨淅淅沥沥。大人急忙端起盆、锅、碗接水，还要披上塑料布，攀爬上屋顶修补着原本就需要时刻缝缝补补的“生活”。我看得心惊胆战，因为稍不留神家长就会从屋顶滑落或者被头顶上大树断裂的枝丫“当头棒喝”。

等到难熬的夜晚连同风雨一同消散，第二天迎接你的不是一轮朝日，而是寒雾蒙蒙，与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泞和被洪流冲刷的大地上的道道沟壑。

童年时代，在寄居的舅舅家遇到过这样的大雨，大地上陡然刮来一阵挟带尘土、树叶、塑料袋与玉米花粉的一阵狂风，根本睁不开眼睛，

只有趴在瓜田的瓜棚里，抱着那张三根腿长一根腿短不得不垫上砖块的床，心中默默祈祷千万别把我连同瓜棚一同被龙卷风刮到空中。

再后来的高中校园，一旦遇到大风大雨，就会在放学后的就餐时间顶风冒雨跑向礼堂。那里是饭堂也是礼堂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感受农村中学的波澜不惊和“清澈的瞳孔”投射来的纯净的目光。不管是炎热的夏日午后还是冰冻三尺的隆冬，沉浸在求知的课堂上不知疲倦是何物。也曾想到过不学习怎么办，可是好像思考不出来个所以然，竟然如当年大雨之中望着屋顶漏出一小片天空时候的暴雨之夜，雨声哗哗，打在酥脆的青瓦之上，打在泪水涔湿的课本上。

如果文字有温度，就让这些不咸不淡不知何物的文字填满一个少年的无助与彷徨；如果文字有深度，就让这些艰涩难懂的古文与语法填补过往需要缝缝补补的日子，从而不显得过于平淡。

生活不是试验场，我们的人生不是期期艾艾或者踌躇满志，更多的是平淡日常与认知上的跨越，人生最难的是承认自己的普通，承认家人的平凡，承认未来的路不会是波平如镜。该来的终究会来，每一个难关总会过去，既是对自己的希冀，更是对淋过一场又一场滂沱大雨之后的开悟与升华。

儿子的哲理

文/焦建党

下午，老婆梳洗打扮后，准备去上班。五岁的儿子哭闹着不让妈妈走。老婆尽力劝解，无果，只好无奈地夺门而出。

看着放声大哭的儿子，我自作聪明地开解道：“儿子你看，你哭着闹着不让妈妈去上班，可妈妈还是走了。你说，哭有用吗？”

儿子哭着回答：“没用。”

我立马追问道：“既然哭没用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哭呢？”

没想到儿子立马停止了哭泣，盯着我说：“我的爷爷，就是你的爸爸，他不在很久了，你经常躲在卫生间、厨房里偷偷地哭。你说，你哭有用吗？你能把我爷爷唤回来吗？”说完，又扭过身去自顾自地哭起来。

儿子的话无疑是一包催泪剂，泪水立刻蒙眬了我的双眼。我惊诧于儿子不同寻常的辩驳思维和洞察事物关联的能力，更惊诧于一个五岁孩童的哲理萌动。

父亲去世，是我所经历的最大伤痛。历时八个月，我依然不能从这种伤痛中走出来。每每想起我和父亲之间的种种过往，总会禁不住地泪流满面，甚至不分场合地失声痛哭。

可是，哭，有用吗？我能把我的

父亲哭回来吗？不能，我的哭声唤不回我的父亲，可是，我为什么还要哭呢？

儿子的话，让我陷入了沉思。儿子的哭，没用，他的妈妈最终还是要去上班，这个道理儿子明白。我的哭，也没用，我的父亲最终还是离我而去，这个道理我也明白。

可是，我们为什么还是忍不住哭呢？这个问题，儿子没有回答，而是以反问的形式又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。

慢慢地，我想明白了：我的泪水，是为了冲刷失去父亲的悲伤，我的哭喊，是为了表达唤不回父亲的无奈。

我走到儿子面前，蹲下身子，看着面孔稚嫩的儿子，突然欣慰地含泪而笑了。

多么聪明的儿子呀！他不能长篇大论地辩驳哭有用还是没用，但他用最简洁的语言，给他的爸爸来了个将心比心的灵魂拷问，来表明他此时失去妈妈的陪伴，和我失去爸爸的护佑是同样的悲伤与无奈。

虽然，我知道儿子的悲伤与无奈和我的悲伤与无奈，在分量上有天壤之别。可是，在儿子的世界里，失去妈妈的陪伴，又何尝不是他的人生经历中，最大的悲伤与无奈呢？

追鱼(组诗)

耿永红

1

在一部老戏文里，母亲眼里的那尾鱼再也回不到鲤鱼溪深处了

灶火映着她的脸庞
燃烧的麦秆念着檄文，铿锵有韵
几粒火星溅上她的蓝围裙 我听见
围裙上一对白蝴蝶尖叫了一声

2

母亲非鲤鱼精，名兰英
父亲非张珍，乃一介老农

她的十八岁 在土戏台上舞水袖
月亮浑圆如馒头 她拔去一片鱼鳞
换取大红嫁衣 大雨扑灭了她的火焰

3

青砖院墙是空荡荡的戏衣。
如花美眷空余蒲扇流萤。情节搁浅

石榴树静静开花，香气轻描淡写
青豆藤的鬓角，插着一朵浅紫色小花
这些花朵，开在她的枣木箱笼里
那些绣花的裙衫 逐一凋零成流霞

4

绣好了猫头鞋，天就黑了
牛在等她，羊在等她，鸡鸭鹅在等她
她择了一把豆角 面对西天
背后隐隐金光 夕阳踟蹰
像一条忠实的老黄狗 不忍弃她而去

5

宅基地被强占半尺
祖母像啄木鸟一样
尖锐锋利的嘴巴
父亲的拳头成了打夯石碾

她不哭。拔掉第二片最珍贵的鱼鳞
时 已经预支了此生所有的风暴

6

一根针尖断折，再续一根针
她把自己当银针，刺向花棉布，老土布
刺向漏洞百出的日子
星光下，她的眼睛亮晶晶的
她给我们讲追鱼 天兵天将蜂拥而至

7

村里演露天电影，我们搬椅子占位
笑声喧天。白幕布前人山人海
张珍和鲤鱼精郎情妾意。笙箫声声
母亲一动不动。她身上若有鳞光闪烁

戏散了，她还坐在那里 我叫了她一声
她端起凳子笑应 飞快抹了一把脸

8

她边扫地边哼戏 祖母一边打一只猫
一边骂 声音锋利 父亲的阴沉沉的
里面蓄满一场雷电

母亲给我洗澡，一双胳膊淤青紫肿
她唱“又怜我独居水府多凄凉”

9

渐渐，她的鳞片尽失了。每一片都化成一枚枚旧衣衫包裹着的无数伤疤

老戏词还在，每个夜晚
故人一样与她叙旧
白蜡烛饱含一泓怀旧的泪光
我们爱她的呓语。爱唱越剧的母亲
把自己一生低低地，捺到一出戏里

10

宁丢弃千年道行，一片一片拔下鱼鳞
锣鼓铿锵，喊杀声一片，她渐渐老去
白发生，牙齿落
她被拔光最后几片鱼鳞之后，
一只眼睛失明

作为从前世游来，
被苦苦追逼的一尾鲤鱼
母亲，你再也回不到鲤鱼溪深处了

秋到红石崖



孙彦军/摄